



• 廖康 •

正在上映的《北国》(North Country)是一部反映妇女第一次走上法庭，控告公司容忍男员工性骚扰的电影。在观看时我两次大受感动，情不自禁的鼓起掌来。第一次，鼓了两下才想到这是公共场合，但其他观众也跟着鼓起来。第二次，我就鼓得肆无忌惮了。这部影片改编自《集团诉讼：洛伊丝·简森的故事及改变性骚扰法律的里程碑案件》(Class Action: The Story of Lois Jenson and the Landmark Case that Changed Sexual Harassment Law)一书，并得到当事人的肯首。当然，两个小时的电影与真实事件有很大出入，也增添了一些戏剧性情节，使之成为一个紧凑而合情合理的故事。这本是艺术作品常用的手法，完全不必对照原书来挑剔影片的虚构。这类批判现实的作品因其严肃而不易讨好。事件发生的地点—明尼苏达州的北国铁矿厂—也很难提供美丽的背景，但这部影片以深切的人文关怀和感人至深的精湛表演赢得我心。

影片以法庭审判始，穿插女主角生活和工作遭遇的闪回，以展望新生活终。电影并没有新奇的技法，没有典型的好莱坞帅哥俊女，也没有特技摄影和异国风光，而全凭赤裸裸地展示社会上不公道的行为，全凭一览无余地揭示遭受性骚扰却不得声张的屈辱心态，全凭激发人们奋起反抗强权的勇气，来获得这部写实作品的成功。近十年来，我们在工作单位都受到过有关反性骚扰的教育。不少人觉得那是真浪费时间，多此一举。的确，在大多数公司、学校和政府机构，性骚扰虽然可能存在，但程度上较轻，往往与善意的调情和过分的恭维难以区别。但是在电影里集中看到那些男矿工对女工的下流行为，听到那些粗野的语言，知道那一切都是出于恶意和嫉妒，恨女工“抢了男人的饭碗，”见到矿主那付笑面虎嘴脸及冷酷心肠，了解到女工们为养家糊口而忍辱负重，任何有正义感的人看到这一切都会深受触动，都会理解反性骚扰法律和有关教育的必要，并钦佩那第一位站起来为自身权益而奋斗的女性。

这位女性在电影中名叫艾姆斯(Josey Aimes)，由瑟仑(Charlize Theron)饰演。她去年因扮演《女魔》(Monster)中的主角而获得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。她在那部影片中，其丑是化妆的结果，其憨是她演出来的。实际上，这位来自南非的演员身材修长、容颜美丽。在《北国》中，她不施粉黛、不着艳装。虽然工装和煤灰遮不住她俊秀的脸庞，但她仍然是凭借令人信服的表演取胜。她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外表软弱而内心刚强的母亲。她极力忍受男矿工的侮辱，就象她以前多次忍受众人的侮辱一样，包括儿子粗鲁的语言；也正如她多次忍受男人的暴力一样，最多不过是逃走而已。这次，她实在是忍无可忍了。然而，即便是在反抗时，她表现的也是内在的坚韧，而不是外表的英勇。谈论女性反抗强权的影片，评论家总要提到已经为同类影片树立了很高标杆的《诺玛·瑞》(Norma Rae)。与之相比，《北国》少一些工会

活动，少一些大无畏气概，但通过瑟仑精湛的表演，展现了这一个与众不同的、富于勇气的女性。她与强权的斗争更个人化，更与她的生涯密切相关。

有不少人批评电影最后揭露的秘密遮掩得太久，太不合理。但我认为那是合情合理的。女主角艾姆斯保密是为了保护儿子嘛！母亲为了孩子有什么不能牺牲？包括自己的名声。这难道不可理解？但在法庭上，她不得不说实话。当然，那也是打赢官司的重要一步，所以她才把隐瞒了十几年的屈辱真相说出来。之后，并没有泪飞如雨。她马上想到的是儿子的感受，立即跑去和儿子深谈。普通作品在此处很可能要推波助澜，大肆渲染了。但在大师卡罗(Niki Caro, 曾导《御鲸人》Whale Rider)的导演下，傍晚屋外母子交心那一幕拍得真诚恳切；无意煽情，反倒催人泪下。

另一个塑造得非常可信的人物是女主人翁的父亲汉克(Hank, 由Richard Jenkins饰演)。他的话不多，但表演对女儿爱恨交集的情感，极其准确。在他那近乎石雕的面孔后面，在他那表面的冷酷无情之下，在他抱怨女儿辱没家门，带来麻烦之时，眼睛里仍然隐约闪动着一丝亲情，表演之细致，密不透风，恰到好处！在妻子因意见相左而离家后，他内心的转变堪称疏可走马，留给观众大量的想象空间和一段悬念。在工会大会上，当亲眼看到自己的女儿受嘘挨斥，他终于不负我望，站起来说了段自然朴实，而又坚毅果敢的话，赢得放映厅内第一轮掌声。

在法庭的最后一幕，律师采用了激将法，以北国常见的运动打冰球做比喻，逼问证人道：“无论输赢，你是挂彩下场，还是无伤告退？”他激起的不仅仅是证人的勇气，那勇气唤醒了他的良知，让他说了实话，而且也激起了旁听者的勇气，唤醒了众人的良知，形成集体诉讼。第三位决定参与集体诉讼的女工演得非常到位，她犹豫不决，颤悠悠地站起来，但到底还是站起来了，赢得放映厅内第二轮掌声。

看完电影，我深深地感到，这部影片不仅是关于妇女反抗性骚扰的斗争，也是关于弱者向强者的挑战。男女之间的争斗固然是普遍而长久的，但强弱之间的斗争肯定是更为普遍、更为长久的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意识形态的对立可能消除，宗教文化的纷争可能化解。但只要人与人之间还有强弱差别，就可能会出现欺凌和不义，就会有斗争，就需要勇气和良知，就需要激发勇气、唤醒良知的艺术。

2005年11月2日